

史228.2

574.2

4379

226

部一

~~史222~~  
~~574~~  
部二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明道元年春正月乙亥以新知江陵府杜衍為河北都  
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畱  
在朝不宜處外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遷衍一官往經  
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本傳云衍在荆南按衍初除荆南未赴即改河北傳蓋不

詳也

丙子契丹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耶律順衛尉卿王義府

來賀長甯節

戊子降閣門宣事舍人夏元正為閣門祇候坐捧契丹  
書失儀也



己丑降前益州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高覲同判杭州  
覲在益州時有宦者挾富人請置場采金於彭州廣積  
麗水二峽覲以聚眾山谷間又逼蠻部非遠方所宜且  
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侍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  
收賦覲又極論其不可既而知嘉州張約受賕法當死  
特杖脊配連州覲坐失察舉故貶官天聖八年二月庚辰可參考  
癸巳詔按舉官奏劾所部官吏而反爲所訟者自今毋  
得受理

是月池州言民饑

二月癸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賜編  
纂官直集賢院王舉正三品服李淑五品服以泰州  
司馬劉舜卿爲左班殿直捕河東軍賊

甲辰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書

丙午詔入廣南官者毋得過兩任初監察御史蔣堂言  
五嶺炎瘴之地人所憚行而比部員外郎江澤三任皆  
願官廣南若非貪黷何以至此宜條約之堂嘗知臨川  
縣民李申恃富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  
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寘申死堂宜興人也

庚戌知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爲刑部尙書平章事  
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中書侍郎兼兵部尙書  
固辭兵部尙書乃令學士院貼麻仍遣內侍都知藍繼  
宗就閣門賜之

壬子除明溫台三州海蛤沙地民稅

癸丑廢河中府慶成軍賣鹼場民有盜刮鹼土者令所



在收捕之

申子詔員外郎以上致仕者錄其子爲祕書省校書郎  
三丞以上爲太廟齋郎

丙寅詔淮南民大饑有聚爲盜者其令轉運使張億經  
畫以聞

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生  
帝皇太后卽以爲己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卽位踰十  
年宸妃默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  
敢言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遽  
薨年四十六三宮發哀成服苑中贈妃曾祖應已及祖  
金華主簿延嗣爲光祿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爲崇州  
防禦使母董氏爲高平郡太君攢塗於嘉慶院葬於洪

福院之西北隅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  
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瞿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  
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聞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  
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  
未利夷簡黜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  
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內侍  
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  
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位  
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  
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  
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  
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鑿垣事據魏泰東齋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輟視



葬三日三月初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  
也 詔京朝官就移差遣不拘以中書審官但自近移  
遠者卽及三年並與磨勘 詔選人求試律斷案者須  
歷任三考以上

三月乙亥詔淮南饑民有願隸軍而不中者聽隸下軍  
丙子詔舉人授上佐文學助教參軍者聽自便以蘄州  
言文學戚元或嘗舉進士授散官而例與負販者不得  
私出入也

己卯詔永興軍毋縱畜牧蹂踐秦始皇陵廟  
先是緣邊主兵官多役軍士斬薪燒炭往往逃避山谷  
或聚而爲盜庚辰下詔禁之仍令轉運使察舉  
戊子始行天聖編敕 詔淮南災傷州軍募人輸粟以

濟饑民

實錄于十一月癸丑再書募淮南民入粟救饑者今止一書 李直十朝綱要淮南江東大饑

太常博士明鎬者安邱人初爲蘄州幕職知州鄧餘慶

貪暴不法州事皆鎬持正之薛奎領秦州益州皆辟鎬

自隨於是鎬罷益州通判還朝賜對上問輔臣以鎬所

能者奎曰鎬文妙學博而沈鷲有謀能斷大事願陛下

亟用之己丑命鎬權開封府推官尋卽真

初李宸妃入宮其弟用和纔七歲後不復相聞知用和

窮困鑿紙錢爲業居京師妃旣生子太后使劉美及張

懷德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

禁閣門祇候癸巳特遷用和禮賓副使 三司請下陝

西市材木二十九萬詔減其半

甲午天章閣待制王駿爲淮南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



閣門祇候王永錫副之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為江南東路災傷州軍體  
量安撫使西上閣門使曹儀副之 遣官祈雨

丁酉詔河北路練士馬葺器械毋得弛備 上封者言

在京百司歲補正名者三十餘人又選滿出官者無定

數望自今罷逐年試補及出官惟遇南郊許試補五十

人其出官之數亦如之詔可尋復詔每歲試補以二十

人為額仍毋得陳乞優試舊制百司人問律文並疏義

既所對合格復令口誦之蓋防懷挾傳授之弊其自敘

勞績或臣僚為之陳乞特免口誦謂之優試者率中選

故條約之後詔乃四月己酉今聯書之黎州言邛部川山前後百

蠻都王黎在請三歲一人貢詔諭以道路遐遠令五年

一入貢

戊戌詔曰江淮之間仍歲旱暵民之失職朕甚閔焉比

遣使安撫其與長吏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釋之

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丁身錢而

婺秀二州尚輸錢如故己亥詔悉除之 詔權停貢舉

四月丙午御崇政殿錄繫囚

辛亥契丹遣安東軍節度使蕭好古太僕卿王永孚來

賀乾元節

戊午詔流內銓自今初等幕職官本資應入令錄而願

知縣者聽之 詔近臣非受詔毋得舉官乞試館職其

已試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 武昌畱後錢惟濟在定

州五年於是入覲命再守成德以疾不行惟濟喜賓客



豐宴犒家無餘貲帝特賜白金二千兩舊負公使錢七百萬一切貸之及卒別賜賻錢二百萬絹千匹惟濟頗知書少挾文藝性曠察自謂有將帥才前在成德凡六年曹瑋將兵屯真定頗稱其能戢下然苛忍所至牽蔓滿獄凡重囚棄市或令人斷手足探肝膽加備諸毒用以威眾觀者莫不色動而惟濟自若人畏之道不拾遺在定州有婦人視其夫前妻之子不仁至燒銅錢以灼臂惟濟取其所生兒置雪中械母使視兒死其慘如此惟濟卒在是年十二月因是月命再知成德附見此事

庚辰詔大理寺所斷舊皆納中書刑房而歲久殘蠹自

西路城池器甲仍密訪官吏能否及緣邊利害以聞

五月癸酉命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劉永釗點檢河北東

今令月用堂印封送刑部別庫藏之仍令舊詳覆官一

員季一檢舉又詔太常禮院日輪知院一員在院點

檢典禮公事初同知太常禮院薛紳言漢魏以來朝廷

大政必下禮官博士定議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

知禮院官蓋古博士之任也國朝同知院四員日更直

本院其後或別領職事因循廢直請如故事輪一員在

院乃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馮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

敕太常禮院同判院官輪一員在院點檢典禮公事又

大中祥符七年四月敕同判院官四員張復楊岵專領

祠祭而宋綬晏殊常在禮儀院祇應文字後移三館於  
右掖門西與禮儀院相接而同判院官皆帶館職因而  
更不赴今既廢禮儀院又三館移入禁中請如紳所奏



施行紳映子也

壬午廢杭秀二州鹽場

丙戌詔贈父官子官卑者毋得過其子三資中書樞密

院節度使以上及一品者並不定所止其見任大兩省

大卿監上將軍防禦使遙郡觀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

以上或父嘗歷是官亦許贈至三公

開封府言編敕禁軍糧錢三百犯階級者斬刑名太重

壬辰詔增至五百

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延福為國子四門助教據尚氏本

繼城景祐元年四月庚子除右侍禁八月甲戌編管鄧

州今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乃有後宮尚氏父延福為國

或別一教不知何也初譯經潤文使夏竦請注釋御所

製三寶讚及皇太后發願文既許之於是又請擇館職

官同注釋詔以命直集賢院李淑集賢校理鄭戩尋又

詔宰臣呂夷簡都大參詳

六月丁未除江甯府便錢稅 殿中侍御史張存上疏

曰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函夏之人共思

讜直自前秋忽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

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竄遠惡人心惶惑中

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

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廣帝意存冀州

人也存上疏不得其時按蘇舜欽作林書生詩云生得

必相繼今附見六月未林獻可本末史失不載今取舜

欽詩附見更埃考求詩未林獻可本末史失不載今取舜

言有病策成謂可賣投類觸諫函獻言何耿介云昨見凶

星上上帝下警戒意若日昏探出處恣蜂蠆安坐弄神器

開門納珍賄宗支若繫囚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咋



舌不希寵拜速速代虎業無使自沈瘵陛下幸察之聽明  
斷不壞如覩賤臣言不瞬防禍敗一手封朝飛入羣目已  
睚眦力夫暮塞門執縛不容噉十夕下風指鯨面播諸海  
債幽請死牢中擊灼若龜蔡亦朝既夕間湯飢死于械從  
前塗萬餘里一錢不得獨夫已祛除易若吹怪稗夜何  
上帝明非德不脰可蓋倏忽未十倉猝畏掛礙連延舊紫  
禁中一燎不存芥天黃紙下出大救徧中外嗟乎林書生  
廷頓失若空再翻令凶惡囚壘受恩貸按天文志是年  
生命不可再出中台貫北河東流入蜀四月乙巳星  
三月癸巳星出天市垣宗人側照地又六月乙巳星  
食頃又有星出天市垣宗人側照地又六月乙巳星  
出貫索大如杯沒于鉤星太微有芒彗至于六月乙巳  
客星出東北方近蜀木星太微有芒彗至于六月乙巳  
三日而沒不知彗欽詩所指凶星是謂  
星也又云宗支繫四亦不詳其所謂  
七月庚午朔詔知大名真定京兆鳳翔河中江陵江甯  
等府兗鄆青陳許亳襄鄧孟潞并延秦陝潭杭越蘇揚  
洪泉福等州自今並理三司判官轉運使副資序錄  
故延州膚施縣令張歸正子思齊為郊社齋郎以歸正

頃陷契丹及為縣嘗辨冤獄未及賞而卒特錄之  
辛未廣真州羅城

壬申錄馮道王朴後益利路鈐轄司言自今兩川配

隸軍籍之人其元犯凶惡者不得還鄉里從之

甲戌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王博文為樞密直學

士知秦州前二歲博文知秦州走馬承受賈德昌入朝

毀博文詔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於是德昌坐贓敗乃

命加職復知秦州初緣邊軍民之逃者為熟戶畜牧又

或以遺遠蕃易羊馬故常沒者數百人其禽生蕃部則

以錦袍銀帶茶絹賞之間雖有自歸而中道為蕃所得

亦不能辨坐法皆斬博文乃遣習知蕃事者密持信紙

往招至則悉貸其罪由是歲減殊死甚眾朝廷下其法



旁路又言河西回鶻多緣互市家秦隴間請悉遣出境

戒守臣使稽察之天聖四年十月己亥已載蕃部執送逃軍事但不詳耳詔淮南轉運使並知楚州而諸州申發文字報復不時其徒

一員治廬州許壽州立學仍賜九經知州侍御史朱諫請之也

乙亥上封者言外任官有貪污不公而監司不即按劾乃奏見體量者其後事敗因免從坐之責而貪污者或得善代以去請自今但曾經監司體量替日並降差遣

從之壬午除澤州晉城縣逃戶乾食鹽錢

乙酉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曙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以疾自請也封天章閣待制范諷母萬年縣太

君劉氏為永嘉郡太君時上御藥張懷德傳宣中書而

特封之置黔州永安寨永州古城寨

庚寅錄宜州普義寨監押左班殿直高德子信為下班殿侍以德與蠻賊戰死也

辛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朝雖除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請之置諫院

自此始丙申詔諸路轉運使舉通明經義可為國子監講官者

以名聞丁酉詔天下舉人依大中祥符八年額解五分外其人

多額少處許計就試人數解十之二戊戌權免淮南災傷州軍耕牛稅又免潁州正陽渡錢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是月太白晝見終月

八月辛丑以三司使兵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乙巳治大名古遙隄

丙午以樞密副使晏殊為參知政事立位在趙稹上

詔淮南災傷州軍作糜粥以濟饑民

辛亥權免江南災傷州軍果稅

王子以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劉隨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德基副之開封府判官職方員外郎楊日嚴為國主生辰使客省副使王克基副之太常博士直集賢同修起居注胥偃為國母正旦使閣門宣事舍人王從益副之監察御史崔暨為國主正旦使東染院副使趙振副之尋命內殿崇班閣門祇候張

懷志代振德基超子克基承衍孫日嚴河南人也

甲寅以殿前副都指揮使鎮南節度使楊崇勳為武甯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除安利軍客戶乾

食鹽錢

乙卯詔河東陝西諸州向罷軍士伐薪燒炭如聞苦寒公用不給自今知州部署聽差廂軍七人鈐轄五人都監三人每季代之過其數者以違制論

丙辰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張耆加右僕射賜方團金帶佩魚

丁巳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興州防禦使曹儀為環慶路副都部署兼知邠州先是儀季父瑋知邠州有弓箭手都校李文辰者習知蕃漢事邊人多畏伏其後



帥府亦以為腹心一日輒為人告將叛朝廷下儀察其狀文展惶恐不自安而儀益委用之於是邊人皆感悅戊午詔國子監重修七十二賢堂其左邱明而下二十一人並以本品衣冠圖之庚申詔淮南薦饑長吏有能撫存流亡者轉運使具以

聞辛酉以邈川大首領嘉勒斯賚為甯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雅仁結首領溫布且為歸化將軍始埒克遵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兵敗斯賚遂與埒克遵不協更徙邈川用溫布且為倫布數使人至秦州求內屬故有是命已而布且作亂囚斯賚置穽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穽人間出斯賚集卒殺布且徙居青唐

壬戌修文德殿成是夜大內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上與皇太后避火於苑中

癸亥移御延福宮

甲子放朝近臣請宮門問起居以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前殿副都指揮使夏守贇都大管勾修葺入內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閣文應管勾令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諸路並發工匠赴京

師

乙丑詔羣臣直言闕失又詔隻日權御崇政殿視朝百官並入拱宸門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帝



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詔營造殿宇宜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時宦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并使具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所居隘其鍋竈近板壁歲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監察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宮人且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爲寬其獄卒無坐死者

是月殿中丞滕宗諒祕書丞劉越準詔上封事宗諒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錦必以魚物有至賤能成至貴者人亦有之故穎考叔舍肉以啓莊公之孝少孺子挾彈而罷吳王之兵臣之區區竊慕於此伏見掖庭遺燼延熾宮闈雖緣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尙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深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筆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宮掖火先皇帝盡索其類屬之有司明寘以法欲申戒於後人若患可防而刑可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禦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幾咎災可消而福祥來格也又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直皆不報宗諒河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州防禦使入內都知韓守英  
爲都知仍月增俸三萬宮苑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  
藍繼宗爲昭宣使西京作坊使文州刺史入內押班江  
德明爲如京使入內副都知禮賓使入內押班盧守勲  
領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藥而下至內品凡遷擢十五人  
並以宮庭火錄衛乘輿之勞也火始作小黃門王守規  
獨先覺自寢殿至後苑門皆擊去其鑰亟奉帝及太后  
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及執政候起居帝曰  
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乃以守規爲入  
內殿頭守規承勛幼子也

甲戌詔百官五日一朝 降涇原路副都部署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龔州防禦使高化爲滑州部署知渭

州西上閣門使安繼昌知丹州涇原都監左騏驎使英  
州刺史王懷節爲河陽都監知鎮戎軍內殿崇班閣門  
祇候高繼嵩爲陝西都監並坐掩擊敏爾珠族失利也  
先是化等以盛夏出兵徑抵賊帳一日行幾百里兵素  
不整涉險皆困乏旣與賊遇首尾不能相救遂自奔潰  
騎士渴死者又三之一自是指敏爾珠爲彊族不敢復  
言攻取云此據聚米圖經

丁亥永興軍言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李士衡卒其後  
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  
士衡前後筦計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  
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儼若官府云當附士衡復官時  
己丑廢真定府石炭務 貸淮南災傷州軍貧民種糧



庚寅重作寶冊命參知政事陳堯佐書皇帝受命冊寶  
參知政事薛奎書尊號冊寶宰臣張士遜書上為皇太  
子冊寶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冊寶以舊冊寶  
為宮火所焚也既而有司言重作冊寶其沿寶法物凡  
用黃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銀而金塗之二年正月十二  
七日景祐二

年八月十  
七日可考

丙申詔以皇太后及上閣中金銀器物量留供需外盡  
付左藏庫易緡錢二十萬助修大內

丁酉環慶走馬承受李德言西賊寇邊詔都署司嚴飭  
兵備又令鄜延路移文夏州戒約之此事當是元昊襲  
甘州及西涼府時  
也

戊戌賜修內役卒緡錢

冬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殿曰垂拱滋福殿  
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端明延慶殿曰福甯  
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甯門曰宣祐宣和門  
曰甯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

乙巳以知江甯府太常少卿李允元兼江南東路災傷  
州軍安撫使知揚州兵部郎中王立兼淮南災傷州軍  
安撫使

己酉再賜修內役卒緡錢

甲寅壽州言歲饑乏稻種請於浙西市三萬斛以貸民  
從之以鎮戎軍新修赤嵩城為懷遠城

乙卯詔災傷州軍監臨官虧課而已經科罰者勿以為  
負



丁巳令漢陽軍發廩粟以賑饑民

戊午加贈鎮王元儼母昭媛王氏為太儀元儼事母孝

謹每有疾躬侍藥劑晨夕盥潔焚香以請命憂念或至

不食及其終哀戚過人

十一月甲戌上以修內成恭謝天地於天安殿遂謁太

廟大赦改元優賞諸軍百官皆進官一等不隔磨勘選

人及十二考歷任無贓罪並許磨勘引見百官進官一

不磨勘此據朔麻實錄但云加恩若止加恩則非進官

實錄誤也今州縣所有慶麻新編赦書亦與本紀朔麻

同祖宗故事云明道改元非次恩賞尚是日還自延

有不滿之意朝廷別為施恩此事當考

福宮

己卯冬至宋朝要錄至字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朝

要錄殿字下有上率二字

御天安殿受朝

癸未宰臣呂夷簡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張士遜加中

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夷簡固辭所加官乃令翰林貼麻

改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鎮安忠武節度使太尉尚

書分兼中書令鎮王元儼為河陽三城武城節度使守

太師徙封孟王 樞密使張耆改為昭德節度使兼侍

中副使楊崇勳改山南東道節度使夏竦為尚書左丞

趙稹為吏部侍郎 參知政事晏殊為尚書左丞陳堯

佐薛奎並為禮部侍郎 定南節度使守太傅尚書令  
兼中書令西平王趙德明封夏王  
乙酉進封鄧國大長公主為楚國冀國大長公主為魏  
國  
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內副都知江德明為文思使

卷一百一十一



普州團練使左藏庫副使右班都知閻文應爲洛苑使  
開州刺史並錄管勾修內之勞也其餘督作承受奏事  
遷擢者又十三人

庚寅以左驍衛上將軍劉承珪子左藏庫使從愿爲洛  
苑使內侍高品從政爲殿頭孫惟恭惟明並爲三班借  
職弟供奉官承鈞爲內殿崇班時承珪妻申國太夫人  
彭氏卒特推恩也 兵部員外郎知信州梁顛坐受賕  
及盜官祿磔法當死以更赦特除名本路轉運使蕭貫  
失察舉降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  
得官畱其妻杜氏里中而給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  
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倡陳氏挈周所生子之  
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摔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婢也

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  
或告之曰得如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  
衣書姓名乞食道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  
更赦猶編管齊濠州

辛卯孟王元儼徙封荆王爲永興鳳翔節度使 詔舒  
州吳塘堰自今令本縣令佐一員歲檢功料以上戶爲  
陂頭部眾修築之仍禁民近塘置水碓磑及於陂腹種  
蒔其盜決者論如律初淮南安撫使王駿言舒州民多  
近塘置碓磑以奪水利事下淮南轉運司而轉運使舒  
式言吳塘聚竹落石爲堰其長百丈折水而南厯五門  
北至竹子陂凡十七堰溉田千頃非官爲修治則寢以  
隳廢故條約之



王辰交趾郡王李德政加同平章事 夏王趙德明凡  
娶三姓默穆氏生元昊密克默特氏生沁裕勒額藏渠  
懷氏生沁威元昊小名葉邁羌語謂惜為葉富貴為邁  
性凶鷙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  
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騎引百餘  
騎自從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  
戰歌太乙金鑑忽引兵襲伊嚕格勒可汗王破之奪甘  
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  
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聖宋天子恩不  
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  
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未踰  
時德明死元昊繼立延州以聞詔輟視朝三日贈太師

尙書令兼中書令命開封府判官度支員外郎朱昌符  
為祭奠使六宅副使內侍押班馮仁俊副之賜賻絹七  
百匹布三百匹副以羊麪上尊酒將葬賜物稱是皇太  
后所賜亦如之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於苑中百官  
奉慰實錄正史並稱德明既攻陷甘州拔西涼府未踰  
年月日所稱未踰時或即德明死之實錄正史並  
元昊忽引兵襲甘州及西涼府死之實錄正史並  
元昊自拔之德明不與也實錄正史載此間西涼府亦必  
明死時乃附著之蓋誤矣今皆刪修使不相抵牾  
檢尋他書或載甘州及西涼府陷沒時則別修附  
癸巳制授元昊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軍節度夏  
銀綏宥靜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使西平王以司封員  
外郎判開折司楊告為旌節官告使禮賓副使朱允中  
副之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



父名輒稱顯道於中國雖亦貢奉然僭已萌矣初對使  
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徙坐即賓位不為屈又聞屋後有  
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或告

已見允恭沒時淮南江東民饑詔制置發運司轉米三十萬  
斛賑濟之 詔上御藥自今比內殿承制上御藥供奉

比崇班仍居本品之上

乙未詔三班院宗室婿年及格者與在京差遣

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

殿承制珞為供奉官

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藉田先請皇太后恭

謝宗廟權奉罷南郊之禮其恩賞並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直集賢院王舉正李淑與禮官詳定藉田及皇

太后謁廟儀注禮官議皇太后宜準皇帝衮服減二章  
衣去宗彝裳去藻不佩劔龍花十六株前後垂珠翠各

十二旒以袞衣為名詔名其冠曰儀天又言皇太后乘  
玉輅服禕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冠儀天冠皇太

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為之具蔽膝革  
帶佩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禕衣詔

可之敕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始太后欲純被  
帝者之服參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為對失太

后旨輔臣皆依違不決薛奎獨爭曰太后必御此見祖  
宗若何而拜固執不可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殊事

道碑正傳不改奎墓誌云太后乃改他服誤也

壬寅知天雄軍天平節度使王曾加同平章事知天雄



軍如故 又加彰德節度使柴宗慶同平章事 宣徽

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為樞密

使崇勳曲謝太后與上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

事又超遷之 甲辰以宰相呂夷簡為恭謝太后藉田大禮使張士遜

為禮儀使樞密使張耆為儀仗使楊崇勳為鹵簿使樞

密副使夏竦為橋道頓遞使

丙午追封秦國賢肅長公主為大長公主 秦國降王承衍 羣

臣上皇帝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上皇

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凡五上乃

許之 壬子江東轉運司言本部災傷請權罷上供物從之

太常博士楊偉郭稹並為集賢校理殿中丞宋祁為直

史館太子中允韓琦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評事石

延年趙宗道上元縣主簿吳嗣復合肥縣主簿胡宿並

加為館閣校勘仍詔館閣校勘自今須召試毋得陳乞

偉從弟琦安陽人延年宋城人宗道賀子宿晉陵人也

稹祁已見 職方員外郎陸參為崇文院檢討參少好

學洵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蹠之墮牀

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嚮者呼參參未束帶故

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常為縣令有劫盜被縛甚急

參愍之呼謂曰汝迫於飢寒為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

其縛一夕逸去吏亟以白參命捕之嘆曰我以仁惻緩

汝汝乃忍負參如何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

七



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齎以示  
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參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  
曾無深於詩者人皆傳以爲笑蔡齊以爲有淳古風薦  
之朝授以館職參未詳邑里其本末據司馬光記聞及江休復雜志  
丙辰以給事中李若谷知壽州安豐芍陂皆美田多豪  
右分占盛夏雨溢壞田輒盜決若谷摘冒占者逐之每  
決輒調瀕陂諸豪使隄塞其後盜決乃止  
戊午詔獲劫盜而情涉巨害者毋得擅行陵遲須奏聽  
裁初廬壽光等州都巡檢使梁紹熙言獲累行劫盜者  
六人陵遲處死故條約之  
己未上封者言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爲  
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以自處望聽

其便從之

庚申命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李諮翰林學士盛度侍  
讀學士王隨同議解鹽法天聖八年始聽解鹽通商行  
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  
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度隨皆初以通商爲便  
者也

壬戌契丹遣奉先軍節度使蕭式少府監張推保來賀  
皇太后正旦

癸亥契丹遣左驍衛上將軍蕭察安東軍節度使夏亨  
謚來賀正旦

是歲契丹主改元重熙邊吏言謀知契丹將大入寇輔  
臣爭言擇帥備邊之策參知政事薛奎獨曰先帝與契



丹約和歲遺甚厚必不敢輕背約已而皆如奎所料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開元之初勵精圖治天下宴然及其末也放意荒侈卒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帝深然之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甯靈武東平涪澤四監雖廢然其地猶牧本監並騏驥院馬洛陽單鎮監去京師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牧河北孳生馬此據本志不得其時附見年末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一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明道二年春正月壬申契丹遣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霸昭德軍節度使韓椅來賀長甯節

戊寅直集賢院李淑上耕藉類事五卷又王后儀範三卷

己卯詔淮南江浙荆湖發運司比畱上供米賑江淮貧民如聞流亡未已今更以百萬斛濟之仍命翰林侍讀學士王隨入內供奉官鄧守恭入內殿頭江從瑩乘驛督視之罷館閣侍書初光祿寺丞盛申甫馬直方在館閣讀書自陳歲久請一貼職上止令大官給食候三



年與試因詔後毋得復置

壬午上元節罷正陽門張燈以藉田禮近也

權免淮

南災傷州縣魚果稅

癸未詔三司鑄明道元寶錢

甲申以侍御史孫祖德爲夏州祭奠使朱昌符道病故也祖德北海人前通判西京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有司言近制皇帝寶冊法物金用二千七百七十八兩皇太后寶冊法物用金二百八兩銀一千七百六十七兩帝曰此雖舊制亦曠費也自今止依皇太后例參用金銀

己丑宰臣呂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上所注御製二寶讚

皇太后發願文以檢討注釋官直集賢院李淑爲史館修撰集賢校理鄭戩直史館夷簡竦各與一子改官而夷簡請賜其子大理寺丞公弼進士出身從之

庚寅詔三丞以上致仕無子者聽官其嫡孫若弟姪一人仍降子一等

癸巳武勝軍留後陳堯咨言梁灤積水廢民田數萬頃不能疏導至鄆州徙城以避之嚮者臣守鄆孫奭守兗同相視自魚臺下杷鑿河四十餘里決泊水注河由德博東入於海可以紓水患通漕於河北宜歲調夫乘春濬之朝廷從其說然污澤自具地形終不能大耗也

甲午降夔州路轉運使國子博士張正中爲殿中丞知太平州初以國子博士蕭律代正中而劾奏正中在部



苛察不公故降之

乙未御端明殿閱左右騏驎院馬賜荆王元儼一匹諸

宗室輔臣至三司副使以上各一匹

二月戊戌司天監言含譽星見東北方其色黃白上有

光芒長一尺然觀者皆以謂彗云

庚子詔淮南江南民被災傷而死者官為瘞埋仍祭醮

之先是南方大旱種餉皆絕人多流亡困飢成疫氣相

傳死者十二三官雖作粥糜以飼之然得食輒死村聚

墟里幾為之空

甲辰皇太后宿齋垂拱殿乙巳服禕衣花釵冠乘玉輅

以赴太廟改袞衣儀天冠內侍贊導享七室皇太妃亞

獻皇后終獻受册文德殿帝奉賀還宿天安殿遂赴東

郊

丁未祀先農行藉田禮禮儀使張上遜奏皇帝三推而

止帝曰朕既躬耕不以古禮為式願推終畝士遜固請

乃耕十二步而止御觀耕臺三公以下咸推盡壟悉過

五推之數禮畢御正陽門大赦太宗親耕耒耜命太僕

寺永祕藏之民年八十以上每遇長甯乾元節許赴州

縣燕設其父母年八十者與免一丁著為式權罷江淮

發運司今年春漕以濟饑民御天安殿受册嘉祐四年

又申明免丁之令本紀于此年失

辛亥上作藉田詩賜近臣詔藉田陪位舉人免將來文

解

壬子以兩川饑遣使體量安撫天章閣待制王巖益利

王子以兩川饑遣使體量安撫天章閣待制王巖益利



路戶部副使張宗象梓夔路上御藥楊承德入內供奉  
官呂清分路走馬承受公事 除富順監井戶所欠燒

煎藉鹽筭課利

己未置蘇州清酒務指揮三百五十人以隸酒官

辛酉詔在京勾當庫務官未歲滿者毋得別陳乞差遣

又詔諸官田重複出稅者除之

三月庚午加恩百官

初耕藉田泰甯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求

侍祠許之壬申命惟演為景靈宮使畱京師

癸酉幸洪福寺還賜道旁耕者茶帛

己卯錄開封府判官兵部員外郎朱昌符子壽臣度支

判官度支員外郎戴融子荀並為三班借職融送伴契

丹使昌符祭奠趙德明皆道病死故卹及之 司封員

外郎知安州劉楚言本州仍歲旱災流民亡者八十餘

家丁卯按前二月丁卯未祀先農禮畢赦書京東江南淮

南災傷州軍逃移人戶令歸業與免夏秋兩稅賦今已

過敕限而流民不還深慮為富室并兼而貧弱者不能

自歸州縣戶口益以減耗欲請更展限半年仍免徭賦

兩料從之 塘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港西至乾

甯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滿淀灰淀為一水衡廣百二

十里縱九十里至一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甯軍

西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

大光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

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



口合水紋淀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爲  
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五十里或六十里其深六尺或七  
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南保定軍父母砦合糧料淀  
爲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  
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中契丹鈔河北以霸州  
信安軍爲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北雄州合百世淀黑  
羊淀小蓮花淀爲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  
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  
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洋淀爲一水衡廣  
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  
尺東起順安軍西邊吳淀至保州合齊安淀宜子淀勞  
淀爲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

或一丈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畜沈苑河爲塘  
衡廣二十里縱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花泊自  
保州西合雞距泉嘗爲稻方田衡廣十里其深五尺至  
三尺曰西塘泊自何承矩以黃懋爲判官始開置屯田  
築隄儲水爲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  
葫蘆永濟等河皆匯於塘天聖已後相仍而不廢仍領  
於沿邊屯田司而當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兵將  
在敵來何所事塘且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尙百餘里皆  
山阜高仰水不能至敵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  
亦無所用夫以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  
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爲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  
員二千里地平夷無險阻賊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



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縣互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度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專力於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爲兩歧而朝廷以敵性荒忽無常阻固終不可以廢也元年八月忻州團練使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是月壬午奏曰臣嚮爲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劉志未見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淀望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謂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爲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爲扼塞臣聞太宗朝嘗有建請置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此以引

水植稻爲名開方田隨田塍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錯兩溝間屈曲爲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徐河鷄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漑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載之後必有成績遂密敕平與懷敏漸建方田懷敏時爲西路緣邊巡檢都監也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於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敵騎也此段取本志附見德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則據會要在平自雄州徙成日知其成德軍劉平言安肅廣信軍並保州各相去三四每里其間平遠廣野乞自保州已西如稻畦屈作方田度可與否建置方田仍令劉平常切照管漸次興置稻田仍令劉平常切照管

丁亥祈雨於會靈觀上清宮景德開寶寺

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募天下善



醫馳傳赴京師僧道童行係帳京畿三年西京南京五  
年諸道七年並與剃度披帶乾興以來貶死者復其官  
謫者皆內徙丁謂特許致仕宋朝要錄云寇準曹利用  
周懷政曹允恭周文質並

追復舊官丁謂特許  
致仕徙居近地州軍

甲午皇太后崩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皇帝聽政如祖  
宗舊規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賜諸軍緡錢  
乙未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慟見輔臣且曰太后疾不  
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衮冕也  
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斂即命呂夷簡為  
山陵使既宣遺誥閣門趣百官賀太后於內東門御史  
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毋追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  
習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執政

無以奪

夏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刪去遺誥皇帝與太后裁處

軍國大事之語遣東上閣門使曹琮告哀於契丹又

遣使告諭邊鎮出遺留物賜近臣有差

丁酉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五上乃從之

庚子降詔卹刑見輔臣於皇儀殿之東楹工部尚書李

迪初自河陽還以國哀未得入謁至是特召見之尋命

迪為資政殿大學士判都省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為大

行皇太后遺留契丹國信使崇儀使安繼昌副之供備

庫副使李用和持太后遺留物賜西平王趙元昊

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

絕壬寅追尊宸妃為皇太后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大



行皇太后山陵五使並兼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上歎曰人言其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伯改葬易梓宮李用和親視之據龍川別志邵伯溫聞見錄乃云上親視之蓋不然也太常禮院言册皇太妃楊氏為太后請如咸平二年故事百官上牋曰殿下稱教旨或懿旨而不上表從之二年故事已不入長編此亦當削不惟不入長編國史亦不載今附此戊申始聽政於崇政殿西廂并召對契丹賀乾元節使崇義軍節度使蕭達客省使劉日省罷乾元節上壽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特錄之實錄云獻可以天聖

中上言按張存疏則當在明道元年又按蘇舜欽林書生詩乃元年五月間也已附見六月末獻可不知何許人也皇祐四年未又見當考

壬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詔內外毋得進獻以祈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封覆奏內降除官輔臣審取處分罷創修寺觀毋進乾元節香合及山儀帝始親攬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丑以景靈宮使泰甯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河南府

召知應天府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宋綬通判

陳州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范仲淹赴闕宋朝要錄云以綬與仲淹在天

聖中嘗請損垂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以上御藥

楊懷志江德用並為供備庫使楊承德楊餘懿並為洛

廉儀制故也



苑副使上御藥供奉蔡舜卿張懷信武繼隆任守忠楊  
安節並爲供備庫副使以入內供奉官四人勾當御藥  
院如故事

丙辰降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江德明爲西  
京左藏庫使并代路鈐轄三陵副使東染院使羅崇勳  
爲真定府定州路都監洛苑使楊餘懿爲齊州都監楊  
承德爲同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懷信爲岳州都監楊  
安節爲晉州都監武繼隆爲蘄州都監任守忠爲黃州  
都監蔡舜卿爲潞州都監初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  
等交通請謁權寵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  
階以爲亂上不欲暴其罪狀止黜之於外楊懷志江德  
用二人未見

滿官  
當考

己未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罷爲武勝  
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樞密使昭德節度使右僕射  
檢校太師兼侍中張耆罷爲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  
護國軍節度使判許州尋改陳州樞密副使尚書左丞  
夏竦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潁州禮部侍郎參知  
政事陳堯佐罷爲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禮部  
侍郎范雍罷爲戶部侍郎知荆南府尋改揚州又改陝  
州樞密副使吏部侍郎趙禎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  
尚書右丞參知政事晏殊罷爲禮部尚書知江甯府尋  
改亳州初荆王子養禁中旣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  
畱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  
亡益聖德卽日命還邸中蘇轍龍川別志云張方平奉  
敕撰夷簡神道碑其家欲言



協和二宮事方平于上前質其虛實上不喜曰吾不能  
復記此良久乃曰明肅章惠嘗自言夢周王祐來告將  
託生荆王宮中時允初始生二后欲取入宮養之夷簡  
爭之乃止上所言如此則夷簡協和兩宮信有力矣按  
允初卒于治平元年此獨本傳有養荆王子當天聖七年方  
平撰神道碑不記此獨本傳有養荆王子當天聖七年方  
還即與蘇轍所記不同不知本傳何帝始親政事夷簡  
據竊疑蘇轍所記得實今姑從本傳帝始親政事夷簡  
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王絕女謁  
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  
耆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  
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  
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  
厚內侍副都知閣文應因使為中訶久之乃知事由皇  
后云 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張士遜加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或說呂夷簡知

士遜不如已故薦以自代使上思已復召用之按士遜  
先為相今但自集賢遷昭文史館耳恐好事者飾說今  
不取然士遜先為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判都省李  
相夷簡實引之也 迪以本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戶部  
侍郎王隨為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權三司  
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  
王德用為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  
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  
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  
止興國寺東火近張耆宅耆乞兵防護德用不遣太后  
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者  
又不奉詔上閱太后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  
為可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馳驅



自效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  
大任帝遣使者趣入院 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  
學士權三司使事天章閣待制范諷為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時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  
者內侍捕得三司小吏鞫之逮及數百人帝怒使齊按  
之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  
為之恐動齊曰此小人無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無以  
安荆王疏一夕三上帝大悟止笞數人而已先是諷出  
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曾家多積粟諷發取數  
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以前御史中丞召其在  
青州不踰歲也 降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馬季良  
為濠州防禦使赴本州 始太后疾加劇侍御史孫祖

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太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  
政者多進用庚申擢祖德為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  
知諫院 太常博士祕閣校理范仲淹為右司諫仲淹  
初聞遺詔以太妃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疏言太  
后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  
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刪  
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不改止罷其册命而已富  
墓志云上悟止存后號而止恐當日刪去參決等語未  
必緣仲淹奏疏今但附見罷其册命此據歐陽修神道  
碑 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為太子中舍監豐國監  
仲弓嘗請如唐武后故事立劉氏七廟太后讀其奏怒  
曰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猶用是得知州上以累  
更赦宥止薄責焉真定府定州路都監羅崇勳主仲弓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二



者也亦降為鄂州都監其後復降仲弓為汀州別駕崇

勳為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永州安置再降乃七月戊子今并書之

王戊始御崇政殿改命張士遜為山陵及園陵使

癸亥上太行太后諡曰章獻明肅追尊太后諡曰章懿

甲子以京東饑募民入粟以賑之實錄于七月乙酉又書今止一書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秦甯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言

母以子貴廟以親升蓋古今之通義也章懿皇太后輔

佐先帝誕育聖躬德冠掖庭功流宗社陛下感深罔極

追薦尊名既復寢園將崇廟室謹按唐武宗章太后以

追尊升祔穆宗之室皇朝孝明孝章皇后並祔太祖之

室懿德明德元德並祔太宗之室今真宗一室止祔章

穆皇后典禮未稱請俟園陵畢以章獻章懿皇太后並

祔真宗之室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惟演既罷景靈宮使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希帝意

戊辰詔禮部貢舉

始章懿太后疾東染院使張懷德押醫官楊可久等入

侍己已追貶懷德為壽州都監可久等皆坐黜罰

辛未屯田員外郎龐籍為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閣門

取垂簾儀制盡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

正防朋黨勿使受恩人主歸感權臣進擢近列願采公

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

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史也籍與馬絳並命今獨記籍

癸酉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年恩勤至矣

而言者罔識大體務詆訐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



也其垂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與皆有節柴氏李氏大長公主入見猶服髮髻太后曰姑老矣命左右賜以珠璣帕首時陳王元份婦安國夫人李氏老髮且落見太后亦請帕首太后曰大長公主太宗皇帝女先帝諸妹也若趙家老婦甯可比邪舊賜大臣茶有龍鳳飾太后曰此豈人臣可得命有司別製入香京挺以賜之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鉛器曰尙方器勿使入吾家也常服絕襦練裙侍者見上左右簪珥珍麗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嬪御飾也汝安可學晚稍進外家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外又以劉從德故

黜曹修古等然太后保護帝既盡力而帝所以奉太后亦甚備太后常命工爲帝結珠鞍帝心不欲之然不敢毀以寘眞宗神御殿其恐傷太后意如此及太后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右司諫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乙亥樞密副使李諮起復丁父憂也 詔諸路去年災傷流民許半年復業者更展百日限 出內藏庫緡錢三十萬下三司助山陵 罷羣牧制置使時上封者言羣牧既自有使而武臣以樞密兼制置事不時決故罷

之景祐二年十月十三日復置

丙子命宰臣張士遜撰藉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



卷一百一十二  
三  
士馮元為編修官直史館宋祁為檢討官既而祁言皇太后謁廟事不可為後世法乃命止撰藉田記

帝始召宋綬將大用之為張士遜所阻丁丑以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學士判都省兼判太常寺知審官

院閣門言命婦奏狀乞於登聞鼓院投下乞令本官勾當使臣看詳無違條貫具印狀繳進於閣門呈進從

之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張逸奏可考

戊寅御崇政殿錄繫囚

辛巳參知政事王隨入內供奉官鄧守恭江從瑩上淮

南運河圖此事當考恐是隨前奉使淮南被詔所經畫及執政乃上之也或與歲未鹽運五利相關

置并州管界巡檢一員詔諸州無同判處其當直

司事募職官決遣之

癸未詔審官院東西兩川人自今毋得任本路知州同

判

丁亥權御史中丞范諷請雙日視朝詔俟章獻皇太后

百日權旨蓋自太后崩上猶循故事惟隻日視朝也

己丑詔曰敕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眾聽滋惑何

以訓迪天下天聖所修敕令既已頒宣自今有司毋得

輒請刪改有未便者中書樞密院具奏聽裁

庚寅許大名府立學仍賜九經從王曾之請也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丙申詔制置發運使副都監自今並滿三年從內侍鄧

守恭之言也

戊戌詔罷人令眾者自五月盡七月十一月盡正月特



免之

己亥免河北災傷下戶今年夏稅

先是配隸罪人皆奏待報既而繫獄淹久奏請煩數壬寅詔有司參酌輕重著爲令 錄周世宗及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 祠部員外郎李溥爲直集賢院溥進士第三人及第其性昏狂朝廷不以文翰任之至是久次援例自陳執政特爲之請乃始貼職議者不以爲宜也

癸卯詔御史中丞范諷天章閣待制王巖右司諫范仲淹同審刑院大理寺詳定天下當配隸罪人刑名 甲辰詔文臣待制武臣團練使以上遇大禮已嘗奏薦異姓者毋得再有陳乞

禮賓使李用和未有宅詔寓館芳林園固辭不敢處丙午以惠甯坊第賜之

辛亥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遂死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曰宣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也

甲寅許著作佐郎張充於館閣讀書前詔罷館閣讀書充宰相李迪壻迪特爲請之仍詔不得爲例

戊午減天下歲所貢物仍令諸州毋得以貢餘餉遺近臣從侍御史知雜事李紘之請也

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



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章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章太后配更無別名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尋先帝以懿德配饗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凡十七年始克升配今章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爲正禮章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從古禮止應祀后廟章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先帝謹重之意況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上裁之詔都省與禮院議皆以謂章穆位崇中壺與懿德有異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章獻輔政十年章懿誕育聖躬德莫與並退就后廟未厭眾心按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閼宮宜於

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享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詔恭依己未命權知開封府程琳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度地營建新廟

辛酉以天章閣待制王醜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殺馬脅軍校爲亂者醜潛遣兵還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眾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

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知曹州李仲容在兩掖八年次當補學士而不爲張士遜所喜秋七月丙寅加給事中改集賢院學士知密州尋改汝州又改許州士遜罷乃入判史館仲容正傳云復知制誥誤也降前咸平太康縣駐泊巡檢



右侍禁張孚爲廬山縣兵馬監押坐用劄子奏事也故事在外惟兩府在京惟大兩省方許用劄子奏事他官皆上表狀云

己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國家每有大事必集議於尙書省所以博訪議論審決是非近詳定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升祔事而尙書省官有帶內外制或兼三司副使多移文不赴且帶職尙書省官皆一時之選宜有建明而反以職任自高輒不赴集誠未副朝廷博謀之意請自今每有集議其帶職尙書省官如託事不赴者以違制論從之

甲戌以戶部副使刑部員外郎陳執中爲天章閣待制京東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用范諷之言也

乙亥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乃委轉運司所部選詞學並公勤者爲考試監門彌封官

丁丑權鎮海軍節度推官張龜年爲著作佐郎再知富

平縣仍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張龜年不知何許人薦之當考朔記云吏民詣闕舉

留

戊寅楚國大長公主卒追封晉國諡和靜公主降柴宗

慶性妒無子後十二年宗慶死以兄之子爲後

庚辰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蝗其餘民田

租仍免差官檢覆亟令改之同判流內銓李紘言近

敕臣僚奏舉幕職州縣官充京官令銓司勘會如已成

資抽來磨勘如未成資卽候成資欲乞並許抽來磨勘

引見詔及六考已上者令銓司更不候成資抽來磨勘



引見會要七月十七日事

辛巳供備庫副使楊安節東染院使張懷德並除名配隸廣南技術人張永信杖脊配沙門島婁文恭配儋州又將內侍高品陳思忠為西京高品上清宮道士韓文成配廣南初章獻臨朝永信文恭挾妖妄因安節懷德偽為禱祠以規取金帛文成亦因劉美家婢及思忠請託禁中至是有司發其姦狀故皆坐之

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為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上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夜半被旨詰旦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時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帝前且言儉人誣陷善良以搖

朝廷若一開姦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寘文吉於法誣

諫官事亦不下

時孫祖德知諫院范仲淹為右司諫不知宗室謂誰當考

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巡行未

報仲淹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

安可置而不卹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

乏絕毀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

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

八事其一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

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財帛皆出於民

加之饑年艱食如此願陛下裁造務後苑作坊文思院

糧料院取祖宗歲用之成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其二

曰爵不尚德則仁者遠賞不以功則勞臣怨國家太平



垂三十年暴斂未除濫賞未革近年赦宥既頻賞給復厚聚於艱難散於容易國無遠備非社稷之福願陛下無數赦必欲肆赦推賞求典禮而後行之一則不壞於法二則不傷於財且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今橫爲墮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其三曰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之用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諸路歲以饋糧於租稅之外復又入糴兩浙一路七十萬石以東南數路計之不下三二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官已傷財民且乏食至於造舟之費並以正稅折充又饋運兵夫給受賞於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商賈轉徙度歲無還裨販之人淹遲失業在京權務課程日削國家以饋運

數廣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惰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六人自言三十人自潭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四千餘里六人比還本州尙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患不止傷財其害人如此今日且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既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價入糴則東南歲省官錢數百萬緡或上京實府庫或就在所給還商旅通行則權貨務入數漸廣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其四曰國家重兵悉在京師而軍食仰於度支則所養之兵不可不精也禁軍代回五十以上不任披帶者降爲畿內及陳許等處近下禁軍一卒之費歲不下百千萬人



則百萬緡矣七十歲乃放停且人方五十之時或有鄉園骨肉懷土之情猶樂舊里及七十後鄉園改易骨肉淪謝羸老者歸復何託是未停之前大蠹國用既廢之後復傷物情咸平中揀鄉兵人無歸望號怨之聲動於四野祥符中選冗兵無歸之人大至失所此近事之監也請下殿前馬步軍司禁軍選不堪披帶者與本鄉州軍別立就糧指揮彼有田園骨肉許之歸農則羸老之人亦不至失所矣其五曰沿邊市馬歲幾百萬緡罷之則絕戎人行之則困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元天寶間牧馬數十萬匹祿山為亂王師敗於函谷曾何救焉且騎兵之費錢糧芻粟衣縑之類每一指揮歲費數萬緡其間老弱者尙艱於乘跨況戰鬥乎然西北戎

馬不可不收既至京師宜多鬻於民間假其芻牧或有邊用一呼可集又重稅以禁江淮小馬勿使至近裏州軍則西北之馬可行外慰戎心內為武備且減芻秣以億萬計其六曰江淮發運司歲漕六百餘綱省員殿侍並以歲勞改班行若國家稍節用度則可減綱運酬獎之人其押汴綱歲改職者欲止賞以緡錢諸州軍都知兵馬使歲滿敕攝長史司馬如實廉幹須令知州通判同罪保舉方與班行武臣薦子弟善弓馬可任邊防明書算可幹錢穀者並令引見試驗其能否若無取及年幼者止與奉職殿侍而已其七曰百司流外日以增冗崇文院祕閣龍圖閣皆本朝所置又有昭文館集賢院各補書吏尙書省六官二十四司加以九寺又增三司



禮部太常寺典禮樂又置禮儀院太常禮院刑部大理寺典刑法又有審刑院假如常帶文館職事者並以直崇文院及本院檢討校理為名其諸館書吏一歸於崇文院而罷招置三五年可去其半舊二百人者今以一百人為額其餘並移補諸司其八曰真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可以寬重斂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矣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為戒上嘉納之仲淹正傳云上救弊十事而不知正傳何據也今不取及奏議所上止八事而不知正傳何據也今不取  
方館使連州刺史王克明者承衍孫章獻太后姪壻也嘗令人入禁中言太后有災當禳除之遂得白金百兩至是御史發之降克明為左武衛大將軍壽州都監

丙戌徙知隸州夏竦知青州兼京東災傷州軍體量安撫使徙知陝州范雍知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為甚

雍親為賑恤至是得疾去  
戊子詔以旱蝗作沴去尊號中睿聖文武四字告於天

地宗廟令中外直言闕政李直十朝綱要京東西河東要詔曰比年以來蝗旱作沴郡國交奏日月相仍豈朕德之不明將天時之適爾夙夜循省咎實在予嚮緣大禮之成勉徇羣公之所堪克其去睿聖文武四字仍擇日告於天地惟非涼仍令京東體量安撫使陳執中言饑民多流亡請擇少壯者一切募為軍部送京師如不願聽隸本城從之

庚寅賜故知制誥陳知微母絹五十匹米五十斛仍令高郵軍常撫存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二  
舊制集賢院學士在京始給實俸於是李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甯府而自請之王辰詔在外者亦給遂著為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二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明道二年八月甲午朔契丹國母及國主遣天德節度使耶律信甯大理卿和道亨河西節度使耶律嵩引進使馮世卿來弔慰興聖宮使耶律守甯知制誥李奎來祭奠

丙申以太常丞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莊獻太后遣內侍張懷信修山谷寺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歸沆永新人也沆與孫抃同時直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為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章獻時權倖用事人人



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初貶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錄其壻劉勳為試將作監主簿始章獻不豫赦常所不原者而有司屢以惠姦為言戊戌詔殺人者雖會庚寅赦並刺配千里外牢城

己亥詔契丹國所獻禮幣甚厚其於常所遺物外增黃金三百兩御史中丞范諷請轉運河陽河陰倉粟以賑京東飢民從之懷安軍判官熊文雅言母老願以三任告身授母一邑封詔特與之仍令流內銓注文雅家便試銜知縣

庚子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上御藥楊懷德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三十頃給僧寺按舊例僧寺不得市民田請下本軍還所市民田收其直入官從之

壬寅名章獻明肅太后章懿太后新廟曰奉慈從翰林學士馮元侍讀學士宋綬等議也

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此時未復提刑詔乃有之恐免登萊二州今秋

田租後人所增今削去提刑字國子監說書賈昌朝言禮母之諱不出於宮今章獻明肅太后易月制除猶諱父名非所以尊宗廟也

甲辰詔勿復避

丁未命度支判官刑部郎中劉養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符惟忠度支判官司封員外郎李昭述東染



院副使張茂實使契丹謝國母及國主來弔慰祭奠賽  
益子茂實景宗養子也

戊申殿中侍御史張奎言京師鬪訟尤繁請置內外左  
右廂受事判官各一員乃詔近臣舉官而士人多恥爲  
之尋復罷

壬子宰臣張士遜等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册免  
蒙賜詔不許今陛下旣減損尊名願各降官一等以塞  
天異上慰勉之

丁巳置端明殿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以翰林侍讀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宋綬爲之太平興國五年改端明殿  
學士爲文明殿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程羽李昉後  
不復除授承明旣災更命新殿曰端明於是復置學士

與文明之職並見而班益降矣然訖無拜文明殿學士  
者綬固辭端明不聽請解龍圖閣許之綬因上言帝王  
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一紀以來令出簾箔自陛下躬  
親萬幾內外延首渴見聖政宜懲違革弊以新百姓之  
耳目而賞罰號令未能有過於垂簾之日豈非三事大  
臣不能推心悉力以輔導陛下之意邪頃太后朝多吝  
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以爲恩出太后而已今  
恩賞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罔上何以致此  
且朋黨之爲朝廷患古今同之或窺測帝旨密令陳奏  
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官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  
售進此風寢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  
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惟姦邪共濟若爲內患



深可懼也真宗亦云唐朝朋黨甚盛以至王室卑弱願  
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  
戊午命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丁度右驎使王繼凝爲  
契丹國母生辰使度支副使兵部員外郎李紘禮賓副  
使李繼一爲國主生辰使度支判官刑部郎中章頻禮  
賓副使李遵懿爲國母正旦使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  
郎王仲睦供奉官閤門祇候郭崇爲國主正旦使崇畱  
不行以供備庫副使張瑋代之  
三司言自藉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  
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因謂宰相張士遜曰國家禁錢  
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耳士遜對曰不然則有司未免  
侵漁百姓也

辛酉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知制誥鄭向編定一司一務

敕

上方欲用太常博士劉越爲右司諫而越已卒九月癸  
亥朔遂以右司諫贈越錄其子丹爲試將作監主簿賜  
其家錢十萬

甲子詔閤門使班宣政使之上又詔諸司使至三班使  
臣並五年一磨勘帶閤門祇候者四年諸司使副仍以  
五資爲一轉

乙丑被災州縣罷給來年蠶鹽

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  
事赴本鎮初惟演欲爲自安計首建二后並配議旣與  
劉美爲親又爲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章懿



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奏惟演不當擅議宗廟  
又言惟演在章獻時權寵太盛與后家連姻請行降黜  
上諭輔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卽袖告身  
入對曰陛下今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  
南臣早暮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爲御史中丞矣上不  
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  
隨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  
戊辰詔節度使至閤門使緣邊州軍鈐轄諸司使各舉  
殿直以上有材勇曾歷邊任者一人  
甲戌幸洪福院易衰服奠章懿太后梓宮丙子又奠焉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設神御  
己卯加贈齊王元佐爲潞王陳王元份爲潤王安王元

傑爲邢王密王元偓爲蘇王曹王元偁爲華王魏王德  
昭爲吳王岐王德芳爲潭王先是諸王子孫各請贈其  
父爲皇太子詔翰林學士馮元端明殿學士宋綬詳定  
而元等言周王元佑陛下長兄宜追冊爲皇太子太祖  
二王太宗五王追卹之典禮難均及故元佐等止徙封  
加鎮及兼官而已詔考詳元佑冊禮以聞

庚辰加贈潁川郡王德彝兼中書令申國公德恭爲高  
密郡王諡慈惠臨沂郡公德隆爲廣平郡王諡恭肅咸  
甯郡公德雍爲廣陵郡王

辛巳加贈安定郡王惟吉爲冀王樂安郡公惟正爲同  
安郡王

壬午章獻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上顧輔臣曰朕欲親



行執紼之禮以申孝心乃引紼行哭出皇儀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幘頭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章懿太后梓宮遣奠廷中皆改衰服奉辭隨梓宮攀號不已左右固請止上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送至院西南隅仗轉乃還

甲申再貶濠州防禦使馮季良爲左屯衛將軍滁州安置御史中丞范諷言季良僥倖得官當行追奪故也開封府又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占富民劉守謙免戶役詔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之

乙酉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給事中馮元落翰林學士知河陽六宅使昌州刺史內侍押班盧守勲落押班爲永興軍鈐轄前上御藥張懷德罰銅三十斤先

是禮賓使李用和言發章懿太后故陵有泉水沮洳以元暨守勲嘗同護葬事故責及之懷德本擇葬地前坐張永信事已配廣南至是益徙遠處

丁亥賜新楚州都監內殿崇班薛俊銀百兩仍詔自今內殿崇班至諸司使爲都監者並如例賜之

己丑詔被災州縣今年秋稅官毋得折變支移

庚寅罷儀鸞司建繡帶幕

辛卯詔梓州路仍歲旱疫令轉運使親按所部民蠲其

租

冬十月甲午詔緣邊諸寨監押兩員處以官高者爲寨

主禁登州民採金

乙未置應天府書院講授官一員知諫院孫祖德言



護國節度使兼侍中張耆建樓於私第下瞰社稷祠壇請撤毀之詔可

丙申詔天下山林自天聖七年以來為豪民規占其利者悉還官百姓共之

丁酉祔葬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於永定陵庚子詔天下閏年造五等版簿自今先錄戶產丁推及

所更色役榜示之不實者聽民自言辛丑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監左藏庫韓琦言天禧中入

內內侍省置合同憑由司凡傳宣取庫物令內臣自齎合同憑由送逐處已乃繳奏下三司出破帖今內臣皆

先以白劄子傳宣而後降合同其間或稱禁中對換物色及支外以餘物還庫恐有妄偽請自今非降合同毋

得支從之詔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羣牧判官審刑院詳議官自今告謝日並令閣門取旨賜章服

州清河

濬齊

甲辰詔曰先王不以浮靡示天下今兩川歲貢綾綿羅綺透背花紗之屬皆女工蠹也其以三之二易為細絹

供軍需時上富於春秋左右或欲以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日殿中侍御史龐籍言今蠶螟為災

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奢靡為戒重惜國費以循民之急上深納其言命

翰林學士承旨盛度等詳定裁減天下歲所度僧道人數初晏殊出知亳州言僧圓定者嘗奉詔西天取大集

論還賜紫衣乃與其徒為劫盜里中且比歲普度僧道



皆游惰之人宜別爲條約故委官裁減之

乙巳左藏庫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并代路鈐轄

江德明落副都知領果州防禦使爲潞州鈐轄西京作

坊使內侍押班朱允中落押班爲六宅使天雄軍鈐轄

初德明允中在章獻時頗用事至是言者以爲猶不檢

畏故落職而外遷之

李仲容言曹州池庫畎澮舊迹具存而卒多湮廢歲積

水爲患請使知州通判及屬縣令佐並帶開治溝洫河

道事詔從之

己酉耐章獻明肅太后章懿太后主於奉慈廟

辛亥上諭輔臣曰近歲進士所試詩賦多浮華而學古

者或不可以自進宜令有司兼以策論取之 詔內外

京朝官釐務者並三歲一遷官從三司判官鄭戩之請

也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吳遵路爲開封府推官始

章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得失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

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崇州遵路至崇州卽令轉市吳中

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賑濟自他流至者亦

十全八九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爲郡得古人之風

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爲法並付史館崇州卽通

州遵路淑子也佐京府不三月又遷鹽鐵判官此事附見

癸丑德音降東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緣山陵園

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

甲寅注輦國王尸囉茶印陁囉遣使蒲押陁離等以汎

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陁離自



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牀腳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嚮慕之心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於御榻下而退 詔太常寺禮院集道官定聖祖天尊大帝北樞紫微大帝醮位以上封者言陳彭年曩定醮儀升聖祖在紫微上多至天下早也禮院言自今請各爲醮位而同祠之庶無升降之嫌且不失尊奉之意從之丙辰追贈周悼獻王祐爲皇太子祐本名元佑以犯聖祖諱乃止書曰祐有司言王舊無宮府其册命第告於宗正寺屬籍堂而遣使焚黃於永安王所葬處從之贈章懿太后三代

戊午奉安章獻明肅太后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章懿太后神御於景靈宮廣孝殿 是日門下侍郎兼兵部

尙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爲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崇勳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先是天下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不能有所發明上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章獻太后謚册退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爲言也復思夷簡據記聞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呂夷簡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尙書平章事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簽書樞密院事王德用爲樞密副使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宋綬爲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事蔡齊爲樞密副使



己未張士遜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  
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與崇勳俱入告謝士遜乃位崇  
勳下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勳爲使相上  
因以使相授士遜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  
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制  
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  
開封府程琳爲御史中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范  
諷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事琳辭中丞不拜乃授  
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知開封  
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輒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  
琳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舊制  
學士以先後入序班時狄棐先諷爲龍圖閣直學士而

諷盛氣凌棐宰相李迪右諷特詔諷班棐上論者非之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其休務并假日並如舊  
制上卽位之初尙循眞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殿故也  
壬戌幸慈孝寺及景靈宮酌獻章獻明肅太后章懿太  
后神御殿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  
爲賦所爲雜變之賦者也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  
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爲患帝躬耕籍  
田因詔三司沿納物以類併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  
品併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麤細二色百姓便之百姓

此據本志實錄但云從之程琳以明年五月爲三司使言并稅名是更參詳之

十一月癸亥朔封秦悼王女承慶郡主爲樂平公主與  
平郡主爲大甯公主燕國大長公主女長樂郡主高氏



爲仁壽公主始太宗嘗以秦王二女爲皇女封雲陽貴  
卿公主今封樂平大甯猶用故事而高氏又異姓特封  
制下議者皆以爲非尋亦罷之又追封眞宗第二女爲  
衛國長公主號清虛靈照大師賜名志冲公主幼入道  
蚤天不及封故追命之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奎罷  
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都省始章獻崩二府大臣  
皆罷去奎獨畱帝且倚以爲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  
詔免朝謁視事如故又數賜告還第久之乃罷 龍圖  
閣待制孔道輔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代程琳也  
道輔時守南京詔用之 詔宗室諸司使月增俸錢萬  
副使而下遞增有差 府州言簡州團練使折惟忠卒  
惟忠世將家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人會兵境上聲

言嫁娶惟忠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嘗戒士卒毋輕  
動一夕風霾有騎走營中以爲寇至惟忠堅臥不動徐  
命擒之得數誕馬蓋敵所縱也頃府州事凡二十年旣  
卒詔錄其弟子姪孫七人長子右班殿直閣門祇候繼  
宣知府州久之特贈惟忠耀州觀察使從繼宣請也觀

察使乃寶元元年  
六月事今聯書之

甲子以山陵園陵畢燕紫宸殿

乙丑追册美人張氏爲皇后上雅意所屬故也仍命內  
園使岑守素卽故瑩爲陵闕而不立廟贈其父供備庫  
使守瑛爲鄧州觀察使

丙寅詔崇文院募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命官  
刊修唐書故也



密州歲饑多盜已巳權增屬縣弓手各二十人  
辛未詔梓遂資普四州歲饑其免四等以下戶今秋田  
稅之半三等以上十之三果合渠三州四等以下戶十  
之二

寇準以謫死既十一年庚寅赦書始復太子太傅甲戌  
贈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壻屯田員外郎張子皋復直  
史館仍令齋詔賜其家祭酌之又贈左騏驎使英州團  
練使周懷政為安國節度使以其弟太子右內率府副  
率宿州安置懷吉為禮賓副使子皋宗晦

乙亥詔三司減價糶廩粟以濟貧民

丙子加贈荆王元儼母太儀王氏為德妃

丁丑改集聖殿為肅儀殿殿在禁中聖祖所臨降也初

曰真游以奉道像後改集聖於是再葺之更今名

戊寅大理評事劉渙為左正言初渙上疏章獻太后請

還政太后怒議黥面配白州屬太后疾革宰相呂夷簡

為稽故不即行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夷簡請褒擢上既

用渙顧謂夷簡曰向者樞密院亟行投竄賴卿以免夷

簡謝曰渙疏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

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上喜以夷簡為忠楊氏編年於

月載奉禮郎劉渙上疏太后請還政不知何據渙傳

上疏時渙實為禮郎賴呂夷簡及薛奎解太后乃得免

然亦不載是何年月但云太后聽政已十年疑楊氏據

疏時必非天聖末矣所稱六月

己卯徙判天雄軍王曾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

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



迹及去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度量誠不及也

詔京東河北募民入粟

庚辰詔諸州都同巡檢如所部劫盜三火以上不獲者並降監當

己丑以度支判官刑部郎中張頻兼侍御史知雜事頻時奉使契丹未還尋卒於紫濛館契丹遣內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吳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橐駝載至中京歛以銀飾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護柩歸仍以知雜誥賜其家錄子婺州司理參軍詢爲大理寺丞訪爲三班奉職訪卽許也

庚寅詔知開封河南應天府自今並兼畿內勸農使

辛卯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遜言刑部舊分四案大辟居其一月覆大辟不下二百數而詳覆官才一人請令四案分覆大辟有能駁正死罪五人以上歲滿與改京官又請令法直官與詳覆官分詳天下旬奏及二年亦與改官並從之 詔判審官院三班院官親戚京朝官使臣差遣磨勘更不逐旋申奏便仰牒同判官一面依例施行訖以聞

眞宗承天節日自天聖已來不御殿及罷羣臣辭見著爲式有司言非典故也請正之十二月癸巳朔始詔閣門以承天節日爲常朝 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國朝會要



乙未樞密使王曙言天下廂軍止給諸役而未嘗教以  
武技其中頗有材勇之人宜漸加訓習以升隸禁軍從  
之 詔樞密院宗室諸司使以下改官其所增俸錢臨  
時聽旨

丙申上謂輔臣曰每退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  
簡曰若小事皆關聽覽恐非所以輔養聖神上曰朕承  
先帝之託況以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  
事珍美衣服多以縑繒爲之至屢經澣濯而宮人或以  
爲笑太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  
司也夷簡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臨下雖古盛德何以  
加此上曰此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於外嫌其近名爾  
始天聖六年罷諸路提點刑獄官八年復置又權停

於是上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不能  
一一躬往讞問恐寢至冤濫宜選賢明廉幹不生事者  
委任之則民受其賜矣乃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  
用武臣此據樞密直學士王巖嘗建此議上采用之此據

王巖傳

丁酉詔諸路轉運使副自今出巡須歲一徧所部止得  
以兩吏自隨仍委諸州軍具所至日月以聞

癸卯詔崇文院舊有火禁自今遇館閣宿直聽畱

甲辰以京東饑出內藏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  
供之數

乙巳詔修河南府周六廟鄭州周太祖世宗廟并祀恭  
帝



丁未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  
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為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  
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其事於上前上  
曰祖宗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  
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瀆仍詔自今臺官有闕非  
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沔浦城人也此段參取江  
氏雜志及張

氏政要然政要謂除二  
人為司諫正言則誤也  
戊申出宮人二百上時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聖朝美  
事然民間物貴恐出宮或有失所者亦宜念之上因曰  
曩者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宮今已悉還其  
家矣此據寶訓景祐元年八月壬申詔又具載此語張  
家矣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今附寶元二年四月  
己酉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兩浙荆

湖北路貧民流移而遺棄幼老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  
收養之勿令失所

甲寅改正陽門曰宣德天安殿曰大慶端明殿曰延和

去年十月始改承明日端明今年八月改  
端明始除學上又改名不知何故俱當考 詔開封府

及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河東路明道二年以前流民

去鄉里者限一年令歸業仍蠲賦役一年限滿不至者

聽人請佃之 右司諫范仲淹請天下諸縣弓手及七

周年者聽歸農從之

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寔見疎而后挾章獻勢頗驕後

宮為章獻所禁遏希得進及章獻崩上稍自縱宮人尚

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妒屢與忿爭尚氏嘗於上前出不

遜語侵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救之后誤批上頸上大



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白上出爪痕示執政近臣與謀之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外人籍籍頗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使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爲淨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甯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仲淹卽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護殿門者闔扉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

不聽臺諫入言尋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眾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上躬堯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之道輔與范仲淹等退將以明日畱百官揖宰相廷爭而夷簡卽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敕除道輔比還家敕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范仲淹亟出城仍詔諫



官御史自今並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  
絳平陰人也偕奏曰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富  
弼再上疏皆不報少連疏曰臣初聞非時召兩府大臣  
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內都下喧然以母儀天下固無入  
道之理翌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爲淨妃臣與孔道  
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羣詣殿閣上  
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令就中書商議宰相  
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翻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  
郡臣等例皆蒙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賢路  
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遽行黜責中外  
皆以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  
而絕來者之說也竊覩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

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  
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  
伏閣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今  
陛下未忍廢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  
安敢默默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  
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類者天之道也然氛祲蔽  
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  
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  
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  
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竊痛  
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  
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爲陛下廓清氛祲



蔽翳之類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昨者二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中宮被譴入道又傳降爲妃而離宮庭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母儀萬方非有大過而動搖則風教陵夷況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出則告宗廟廢則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陛下乎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

議以爲未可宜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廢黜置之別館俾自省循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又況皇后事陛下無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夫中宮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內外之臣以至戚里皆萌覬覦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內援則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舉事爲萬世法苟因掖庭爭寵而遂廢后則何以書史冊示子孫況祖宗已來



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斯大不可  
者二也臣竊恐姦佞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陷  
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為  
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別  
館必恐懼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  
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讒間待之如初天地以  
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苟為邪臣所蔽不加  
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  
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訖不報正史實錄並云范諷  
權御史中丞按廢后  
時諷罷中丞兩月矣當云權三司使又恐諷前有此議  
今沒其官而不書庶不相抵牾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  
陳氏不當廢陳氏無世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  
故不遂寢按議納陳氏在明年將作監丞富弼上疏曰  
秋不議遂寢郭后同時今不取

郭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涌自  
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撫國凡七十年未嘗有此陛下為  
人子孫不能守祖宗之訓而有廢皇后之事治家尚不  
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極諫者乃其職也陛  
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以招諫諍況仲  
淹所諫大愜億萬人之心陛下縱私忿不顧公議取笑  
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昔章獻臨朝陛下受制事體  
太弱而章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者蓋賴一二忠臣救護  
之使章獻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實忠臣之力  
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而譴逐  
之陛下以萬乘之尊謂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損之  
體則極大也夫廢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唐



竊臣許敬宗李世勣諂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貴爲天子章獻章懿山陵始畢墳土未乾便以色欲之心廢黜嫡后而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章獻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臺諫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章獻大怒陛下不得已遂貶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章獻纔往陛下立行召命優與恩獎復處憲署修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蓋陛下憐其忠耿不避禍難爾今仲淹所諫又甚於修古等所陳修古等追用而仲淹黜棄

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況仲淹以忠直不撓章獻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此自擢用之旣居諫列或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無得有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亦無以過此今仲淹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爲戒必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事所爲皆一司一局雖平常者皆能幹之是易爲也如仲淹者乃爲臣之難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不惜性命爲陛下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化之皆務爲易者而不爲難者也陛下一旦有難爲之事不知何人爲陛下爲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



依違者為曠職今循默者已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不若廢諫官如不欲廢即默默者可黜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今天下凶歉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姦雄觀此已有窺覲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與臣僚講論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廢嫡后逐諫臣使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喜以為內外皆亂事勢相符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顫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之廢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使姦雄不能窺陛下淺深社稷之慶也臣近免父喪赴闕途中聞此今至京師

未及陛見乃忘出位之責而昧死有聞於陛下者臣實不惜一仲淹蓋惜陛下所舉措爾疏入不報

上初改元曰天聖議者謂天字於文為二人二聖人者執政以悅章獻太后也後改明道字於文為日月並猶與天聖義同時仍歲旱蝗執政謂宜有變更以導迎和氣

丁巳詔明年改元曰景祐歐陽修歸田錄云明道犯契

緒者明記子雖諱明然不應二年始改要契丹初不問年號但趙元昊以明字犯其父名故輒稱顯道契丹事則未聞今契丹國母遣彰信節度使蕭傳東上閣止從詔語契丹國母遣彰信節度使蕭麗將作少監張素

門使王秀英國主遣歸義節度使蕭麗將作少監張素羽來賀正日

戊申詔邊臣無輒增置堡寨以邀功賞



是歲徙大名之朝城縣於社婆村廢鄆州之王橋渡淄州之臨河鎮避河患也 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南江浙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煮鹽歲損所在積儲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於是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泰楚運至眞州自眞州運至江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始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儲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

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瞻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卽詔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監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眞揚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



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增鹽予之并敕轉運使經畫本  
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此事據本志附見年未范仲淹  
月未更須考詳又恐與五月幸  
相王隨上淮南運河圖相關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三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景祐元年春正月甲子遣使督江淮漕米以賑京東饑  
民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仍給田五頃  
丙寅詔開封府界諸縣作糜粥以濟饑民諸路災傷州  
軍亦如之 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閣待制張宗象  
同三司詳定在京庫務利害以聞時庫務積物既多吏  
頗爲姦故也

戊辰詔三司鑄景祐元寶錢

庚午給事中集賢院學士李仲容權御史臺理檢院事  
時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韓億除中丞未至



知雜御史出使故也

民役之重者自里正歲滿為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

物往往破屋有累世同居因避役遂離析者於是中書

議欲稍寬其法癸酉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閣待制

張宗象同三司議乃請川峽閩廣吳越諸路仍舊制餘

路募有版籍者為牙前滿三期罪不至徒補三司軍將

勿復差鄉縣人詔行其說此據本志聯書實錄在二月丙午

甲戌詔曰天下承平久矣四夷和附兵革不試而邊未

撤警屯戍尚繁吾民眈從軍籍者多而服農功者寡富

庶弗臻其始以此執政大臣其議更制兵農可以利天

下為後世法者條列以聞河北轉運使刑部員外郎

王沿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

秋論時事命直昭文館沿又言懷衛磁相等州皆有水

泉可疏引以溉民田請用前獲嘉縣令西門峯新知將

陵縣王良分行諸州規度之詔可又請以洛州廣平兩

監牧馬地賦民而每頃令牧官馬一匹出粟二斗詔三

司與羣牧司定奪以聞詔天下災傷縣權停造丁產

簿歲歲豐如舊賜左街僧錄重珣所修院名曰寶勝

初許重珣建塔至是罷之

丁丑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

戊寅詔幕職州縣官任川峽路者聽搬家京朝官如無

親屬可倚者亦聽之

己卯命翰林學士石中立張觀權行舍人院制詞以知

制誥鄭向胥偃李淑等並權同知貢舉也詔去歲飛



蝗所至遺種恐春夏滋長其令民掘蝗子每一升給菽  
五斗既而諸州言得蝗種萬餘石又詔比禁京城穀出  
門其地之江淮兩浙諸路毋得閉糴貸江淮貧民種食  
壬午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為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  
上章獻太后疏請歸政者也

癸未詔曰朕念天下士鄉學益蕃而取人之路尚狹或  
棲遲田里白首而不得進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  
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  
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  
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本紀云特奏名者差  
其舉與年視舊格稍

優之率以為常此據本志

甲申詔諸州軍歲滿都知兵馬使自今且補攝長史司

馬三年乃與班行以淮南歲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下

三司代其歲輸中書言京朝官任職事者並三周年

許磨勘其任西川廣南當磨勘者聽豫三兩月前上歷

任狀於審官院其因事替移及嘗降差遣者須四周年

從之

乙酉詔京東西陝西轉運司選官行視諸處水泉可導

灌民田者以聞用王沿議也

丙戌中書言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並如舊制給御

前印紙以書殿最從之

丁亥羣臣上表請聽樂表五上卒不聽始置崇文院

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

博士崇文院檢討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為之日以



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上問奭誰可代講說者奭薦昌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是始特置此職以處之後三歲乃遷天章閣侍講三四年

己丑詔京城諸門置場給貧民米日一升  
庚寅聽諸州衙前及無蔭人撲買官酒務 權停淮南上供錢一年 改繼照堂爲繼聖堂

是月趙元昊始寇府州

二月壬辰朔以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范諷爲龍圖閣學士 權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以

本池所貯可支十年故也 改宣德軍爲昭慶軍  
癸巳詔三司天下官物冗積者多而歲供帳籍爲煩其委官變易若可上供者悉輦入京師 又詔開封府界

出常平倉粟貸中等戶以下戶一斛

甲午詔資政殿學士薛奎班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乙未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經三考以上非入緣邊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其京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復應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用知制誥李淑之議也淑嘗上時政十議其一議國體曰

陛下襲三帝之祚宜貽法百世大懼優柔曠日而無以自振天禧後章獻密助內治以訖顧命至于陛下繼統十年之間政出房闈內侍放縱邪路萌滋天命有開王塗重輯盡斥檢慝大明軌制而經星弗序善氣猶鬱者殆天之意慮陛下佚於事初以此儆寤之也今災沴旣



類賦入有限而用度不足恩賞濫舉吏員滋多而甄別未至居官者以因循自守不務遠圖求進者以必遂爲限無嫌苟得近臣外任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卽拜有中宿而易者或封章以求台衮或矯僞以圖王爵任職則浮夸貢言則擊搏輒飾智詐不畏譏誚驕蹇貪冒甚非公路臣願陛下號令一出要其必當官職一授勿復再易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別冗兵疲馬橫賞浮費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準三朝出入之數而撙節之此防微制本之術也其二議災旱曰頻歲已來亢陽爲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五行曰僭常暘若謂僭差則常暘順之又曰土爰稼穡土於人其性信其事思其爲咎也稟冒其爲沴也稼穡不成天其意者謂爵

賞過授近於僭差號令迭改非示信愨朝廷於方嶽大臣不吝命賜將相崇秩躡等而除至於戚里宗室超越名級嬪嬙追命濫擬尊極軒墀下列遷補過優銓筦常資進陟太廣此不謂僭差乎又條制屢改或前敕未遑究宣後旨已令廢格或已授復追或未下輒止此不謂號令不信乎又間者遣使傳開公廩以賑貧乏然四民之別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養之理今之兵食吏祿百倍於古以此重費可勝旣邪又轉饟艱遠濟貸不及或發丁運粟或募人貸錢惠未及下下已重擾止是邀名者圖市恩而已臣願陛下修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費國力而未足以弭民災也其三議言事曰陛下臨朝清明詢納忠直然獻言之臣多涉矯激肆爲詆諆不顧理道



荷飾智詐圖惑聰明意在進身假名疾惡交章累牘須  
報乃已驚已之直歸過君父豈副陛下詢納之意哉先  
朝有劉驥者輕爲奏疏八年符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  
捩闔期在必行殊不知近僞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  
受賕古人察言觀行正爲此也願陛下每於進對之際  
深防邪僻之人辨其誠詐毋輕信用假有稱某人善者  
或大臣意欲援用礙於同列或已有一節之美先借他  
人張本自銜或嘗聞聖獎希旨稱述藉其爲援豫結朋  
比又有言某人非者或大臣所惡欲其斥去或聞上稱  
譽將有褒陟忌其進用巧爲中傷或素懷憎嫉名聲軋  
已結合疑似挾情毀害如此之人姦險萬狀不可不防  
眞宗常曰姦邪無狀誠難察見若察其好傾人而自進

者十見八九此言至要願陛下三省之其四議大臣曰  
兩府遷易稍煩固有傾邪上孤倚任者然傷陛下簡靜  
之政矣夫大臣者國之股肱固須審擇太祖定天下用  
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以薛居  
正沈倫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盧多遜又六年而用趙  
普自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  
呂蒙正張齊賢呂端五人當是時進者競於納忠退者  
懼而修省蓋進退宰相皆出睿斷也眞宗景德以前三  
次遷改惟李沆向敏中王旦畢士安寇準五相而已其  
任王旦十二年次則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  
之日非無疑似之說誠以大度并容推任無間而不重  
以權故也且權太重則臣下難於久居言易入則小人



得以交鬪太宗嘗謂宰相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謹守祖宗經制最爲急務此委相之大體也其五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四百人天聖元年踰千人自去年覃恩又軼天聖之數矣從前選人入京者歲不過數人至有十數考有勞效無殿犯近臣屢薦而終不得改秩者遂使遠方大邑皆用幕職官承乏今年判官簿尉四考輒得京官者日至四五遠邑無闕員又以江浙授之是則推恩太廣於前也先朝嘗論審官院流內銓主判者若灼知有能績眾所稱者密以名聞當特旨升擢願陛下擇三司主判官密令搜訪引對之際如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弱之人間或退黜庶有所懲勸其六議貢舉曰開寶以前每歲進

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僞國吏員益眾始以廷試廣收士子太宗委之春官自咸平後乃復廷試則是以天子之尊而親春官之職且取人太廣又一日之藝未極所長數日考覆難盡其當願陛下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爲來年入等之準先委貢院考試然後委文學近臣三兩人覆閱可否陛下與執政之臣啓封閱名旁采聲實第以科級如此則天下之士可得實才矣其七議制科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限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第優等補官此則有司銓品常調選人判超循資之式而陛下親御軒陛審覆課試非其稱也願罷此科其詞學異眾自可舉才識兼茂詳明吏理之科又禮部茂材異等



本求出類之雋頗聞不利鄉薦者始來應書望更爲嚴制以革僥冒之人其八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國初疆候未平祖宗多親閱試按礮角射太平興國後築臺楊村以備大閱真宗咸平初又闢鬪場於東武原發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皆躬親訓練示不忘武備方今繼承平之治兵革不用三十年矣遂使連營之士不聞鉦鼓之聲孔子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願陛下案通禮厲兵講武而躬習閱之其九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儀冠服佩玉悉爲方色月爲之令行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歲以來氣序繆戾水旱弗節意者有司刑政之間或爽順時之理天應以異固當變而修政願陛下申命有司講修舊

禮以氣至之日集文武官讀時令於天安殿至尊升坐近臣伏聽上下交倣以恢和令之美其十議入閣曰唐寶厯後常以月朔御紫宸殿行入閣儀後雖五代倣擾猶或不廢施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諸仗設待制候對官崇元殿卽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卽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別定新儀就文德殿廷增設黃麾仗真宗亦三行之繪圖講習藏之禁閣茲禮之廢向踰三紀願因盛時修起之詔殿試舉人考官日迫多不精審自今初考覆考詳定以十日爲限

丙申命龍圖閣待制燕肅天章閣待制張宗象與三司議在京折中倉利害以聞初欲置折中倉以省江淮歲



漕而議者謂平糴京師則物價翔貴而傷民故令參詳  
之 權弛登萊采金之禁以歲饑民不能自給故也

免益州路災傷州軍殘欠夏稅 詔河北轉運司有進  
納斛斗之人先具姓名并石數以聞即降宣補文字候

斛斗納足給付  
丁酉廢信州玉山縣韓村銀場

己亥詔諸司使副自今特遣正使於本額下五資遷之  
為定例 明道二年九月 磨勘轉授即依舊條

庚子詔章懿太后忌前後禁樂各三日不視事各二日  
先是召知鳳翔府兵部員外郎司馬池知諫院池上

表懇辭上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  
直史館復知鳳翔嘗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

恐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由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  
有詔勿劾

辛丑贈相州觀察使李維為右僕射故事觀察使無贈  
典維嘗為刑部尚書其子比部員外郎師錫請於朝廷

特贈之 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應七舉者更不限年  
並許特奏名 詔河北京東淮南比多盜賊其諸州軍

都監監押聽出城應援巡檢掩捕之  
甲辰權減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候歲豐補之 命知制

誥丁度知諫院孫祖德開封府推官明鎬與三司使副  
及燕肅張宗象等參議前後所詳定事輒上之

乙巳詔華州進士張公佐與免將來文解禮部貢院未  
得退落公佐祖國子博士文旦嘗依宣祖以經史教太



宗及秦悼王而昭宣使王延德亦從其學至是延德子步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應昌言文旦後人無食祿者故有是命

丁未詔參知政事王隨翰林學士承旨盛度各與一子官以嘗詳定解池鹽法也度自言放行解鹽三年收到種鹽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餘斤乞更銓轄兩池廣謀種造務令大段增剩故賞及之度自言據會要

戊申詔麟府州發廩粟以賑蕃漢饑民

甲寅詔河東路募人入粟因下諸州自今入粟授官人聽預州郡公會其攝助教若犯私罪情杖輕者聽贖三犯者奏裁 又詔川峽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聽泊家鄰路而歲一過之母得過十日 新知秦州孔道輔言

父母年老輒暫至兖州甯省乃赴秦州詔道輔不候朝旨迂路過兖州特免勘仍令兖州發遣赴本任居數月改知徐州

三月辛酉朔追復內殿承制鄭志誠為入內押班仍贈和州防禦使志誠天禧中嘗坐與朱能通書搜其家得請太子親政表削官流房州而卒特卹之 開封府判官謝絳言蝗巨田野空入郭郭跳擲官寺井堰皆滿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魯三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顯方面之勢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辯偽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畏尾二者政



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守州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暮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畱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令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禮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則靈意滿瀾而聖言罔惑矣

絳疏不得其月日本傳云還朝爲開封府判

案靈意滿瀾語不可解然

宋史謝絳傳亦同姑存其舊

濟人黎德潤者性剛介廉直嘗知衛真縣州吏受賕德潤告之坐決勒者十餘

人吏因其誣德潤以罪收繫獄自縊死彭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冤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詔賜德潤家錢三萬太初顏子四十七世孫也

丙寅右班殿直龍惟亮言廣州瀕海煎鹽戶輸官鹽每斤給錢六文廣惠端三州官鬻鹽斤爲錢十五文故民間多私販者請減爲十文從之

癸酉詔審官院京朝官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嘗坐罪至徒者自今須大兩省以上二人或帶職朝臣三人保舉始聽關陞其嘗被體量罷懦及昏昧者毋得舉

丙子詔御試進士題目書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知邢州殿中侍御史張奎母病奎輒刺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丁丑賜奎錦帛羊酒及母死奎廬於墓自負



士植柏人服其孝

戊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己卯試諸科辛巳試特奏名已而得進士張唐卿楊察徐綬等五百一人諸科二百八十二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出身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吏文學如舊制惟授官特優於前後歲唐卿察綬並為將作監丞通判諸州第四第五人為大理評事簽書節度州判官第六人而下並為校書郎知縣第二甲為兩使幕職官第三甲為初等幕職官第四甲為試銜判司主簿尉第五甲為主簿尉唐卿青州人察合肥人綬山陰人起子也

是年天子待進士恩禮加於前後歲此據

劉攽所作徐綬墓銘

壬午免諸路災傷州軍今年夏稅支移折變仍減價糶

廩以濟貧民

癸未降右正言劉渙為殿中丞通判磁州渙前監倉并州既入為諫官乃以書遺營妓走馬承受張承震得其書繳奏之故責解州兩池畦戶積逋鹽二百三十七萬一千四百四十六席詔蠲其半

乙酉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發運司市糴軍儲發運使李繹言百姓凶饑之餘不宜重擾詔止之繹居淮南半年徙延州漕課視常歲增五之一

止不市絹據李繹傳實錄無有也當考

夏四月辛卯賜高麗國賓貢進士康撫民同出身仍附春榜減河南府田稅十之一

壬辰詔鑠廳舉人所試不合格者除其罪始天禧二年宰相王欽若請鑠廳舉人試不合格者並坐私罪至是



始除之天聖四年閏五月辛未已有詔鑾廳應舉者下第免責罰今復有是詔當是前詔止為下第今

詔并指收

甲午贈故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楊億為禮部尚書賜諡曰文國朝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嘗為寇準草奏請太子親政為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沒準既贈中書令億宜蒙旌賈故特贈之初準令億草奏曙知其不可嘗勸止準準敗曙取奏草付其妻縫置夾衣中及朝廷欲理準舊勳曙乃出之其字漫滅幾不可識矣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勛乞加賜億忠字奏雖不行詔送史館龍川別志載王曙藏楊億草稿及勸止寇準事當得實但云立太子廢劉后逐丁謂遣曙出使誅不附己者則誤矣天禧四年六月準罷相時已詳辨之魏泰記事云追贈楊億由李遵勛論列與別志不同今從別志遵勛蓋乞加諡忠字爾

事見會要今附見

賜三路緣邊部署鈐轄將校臘茶

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

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

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責美人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

毋得輒受

庚子契丹國母遣右威衛上將軍耶律迪利州觀察使

王惟永國主遣廣德節度使耶律述永州觀察使高昇

來賀乾元節美人尚氏父繼斌為右侍禁從父繼因

繼能並為右班殿直按實錄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後

辛丑賜光祿寺丞劉玘同進士出身其妻父樞密副使

李諮為請也仍詔自今獻文及恩例與試者更不賜及

氏父又名繼斌不知何故本傳亦云繼斌無所謂延福者豈延福別一尚氏父乎當考



第但賜出身同出身玘綜孫也

壬寅賜定鄉縣民陸珪家米五十斛帛五十匹仍復其役以珪家七世無異爨故也

癸卯乾元節羣臣上壽於紫宸殿

丙午罷大宴命參知政事王隨押賜契丹使御筵於都亭驛用教坊樂

丁未出內藏絹三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糧草

癸丑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舉三丞

以上嘗歷知縣人候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

府判官從中丞韓億之請也然唐制亦有侍御史裏行

今獨遺之億始還自益州因言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

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寢熟道路險易慮其覘兩川請徙

場黎州境上從之

此事不得其時今附此

丁巳詔災傷之民死而不能收斂者官為埋瘞仍祭酹

之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廣

韻韻略仍命制誥丁度李淑詳定時祁等言廣韻韻

略多疑混字舉人程試間或誤用有司論難互執異同

乃致上煩親決故親加撰定新江東轉運使蔣堂言

竊見諸路差武臣知州軍者多是素昧條教不知民事

欲乞自今除扼束邊陲之處合選任近上武臣外其餘

州軍即改差文資上諭令樞密院今後差武臣知州軍

並須擇人會要景祐元年四月二十九日事

五月庚申朔詔知蕃郡及轉運使未至所部不得奏辟

屬官



辛酉出布十萬端易錢糴河北軍儲

壬戌減廉化高三州田稅

癸亥知宣州兵部員外郎劉隨為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  
悉姑息以避中傷隨前賀契丹母生辰以病足痺不能  
拜為皇城卒所誣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宣州  
踰年未復既而天章閣待制李紘賀契丹主生辰還具  
言其枉乃遷隨南京

乙丑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  
封府陳琳為三司使丙寅詔自今三司使在職未久毋  
得非次更易於是琳在三司閱四年遂得政或請募人  
輸粟京師以罷江淮漕運琳曰如猾商邀價而粟不至

奈何先是三司併合田賦沿納諸名品為一物琳謂借

使牛皮食鹽池錢合為一穀麥黍豆合為一易於勾校

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

已時也琳在三司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輒覆奏罷之

內侍表言琳顓琳聞之自直於上曰三司賦財皆朝廷

有也臣為陛下惜耳於臣何有上然之明道二年十一月

物既已施行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眾河北陝西

但有此議論耳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眾河北陝西

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

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

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

自餘悉仰給京師自咸平逮今二邊所增馬步軍指揮  
使百六十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約費緡錢四萬三千



步兵所給歲約費緡錢三萬二千他給賜不預合新舊  
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天地生財有限而用無紀極此國  
用所以日絀也今同華沿河州軍積粟至於紅腐而不  
知用沿邊入中粟價踊貴而未嘗足誠願罷河北陝西  
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缺卽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  
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時番戍於邊緩急卽調發便  
近嚴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軼生事以覬恩賞違令者重  
寘之法如此則疆場無事而國用有餘矣上嘉納焉此  
據本志在景祐元年今附見琳爲三司使後明年三月  
任布知成德軍議河北兵未可省必緣此疏也當考  
丁卯禁民間織錦背繡背及徧地密花透背西川歲織  
上供者亦罷

己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遷至員外郎並與外任提點

五房公事三年者代之

庚午詔諸路提點刑獄司解舍與轉運使副同在一州  
者並徙他州 又詔如聞戚里之家多與朝士相接或  
漏禁中語其令有司察舉之

辛未御崇政殿西廡召輔臣觀講書罷軍頭奏事自是  
遂爲例 詔三司吏有能上錢穀利害可施行者當非  
次遷補之 祕書丞張宗誼孫沔並爲監察御史裏行

監察御史裏行始此沔會稽人也  
壬申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賜三司 以河南府府學  
爲國子監後唐同光三年初建文宣王廟咸平三年重

修舊止名府學於是直集賢院謝絳論奏乃正監名  
癸酉詔臺諫官未嘗知州者且與知州



甲戌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日

丁丑禁民間以歲豐率錢為感聖恩道場

壬午御崇政殿錄繫囚

癸未詔太常禮院永定陵歲時薦獻之物非典禮者罷

之

乙酉詔舉人被囚而獄吏苛酷非疾致死者提點刑獄

官按察之募告者賞錢十萬公人遷一資同犯而能自

告者除其罪給賞如之尋又詔州縣官非理科決罪人

致死雖係公罪者本處未得批罰奏聽裁詔乃六月乙卯今并書之

六月己丑朔賜陳州揚州學田五頃

壬辰遣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往懷衛磁相邢洺鎮趙州

教民種水田 廣東轉運使言交州陳公永等六百餘

人內附李德政發兵境上捕逐詔遣公永等還仍諭德

政撫存之樞密使蔡齊言蠻去暴歸德請納之給以荆

湖閑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

後患何不聽明年蠻果為亂王蒙正子齊雄嘗坐殺人

除名齊雄章獻姻家未更赦復官事下樞密院樞密使

王曙將奉行之齊曰如此法撓矣安可奉行且度曙不

能執明日獨奏齊雄恃先后勢殺人不死又亟復官是

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固稱不可帝從

之據成都金繩院柱記天聖十年蒙正以國子博士知鳳翔齊雄為三班奉職不知後遷何官

癸巳免沂州四季鹽鐵錢一年

丙申詔三班院舊制使臣監當一任即為巡檢監押自

今更增近地監當一任



丁酉詔文武臣僚失儀而被罰者自今勿以為過 京  
東轉運司言濟兗間素多閑田青州都監郝仁禹頗知  
田事請令規度水利募民耕墾從之

己亥以戶部副使王沿兼管勾開畝河澆灌民田事沿  
自請之也 貸延州緣邊饑民米戶三斛

庚子詔鄜延路鈐轄司毋得令熟戶蕃寇鈔境外 蜀  
畿內被災民稅之半

淮南制置發運使劉承顏獻輪扇浴器同知諫院郭勸  
言此非所宜獻承顏欲以此媚上爾乞付外毀棄以戒

邪佞甲辰詔還之 左屯衛將軍馬季良安置滁州遣  
人擊登聞鼓得致仕侍御史知雜事楊偕言致仕所以

優賢季良既貶斥不當得有詔劾鼓司御史中丞韓億

以為事之行不行在執政有司何罪乃納敕中書上以  
億當奏草取旨不當擅納敕書特釋之仍劾鼓司官吏

法寺言官吏當贖金亦釋之 據會要乃六月十七日乙巳事

甲辰詔開封府自今有傳宣指揮依例次日上殿面奏  
取旨先是有旨本府後行扈玉轉守門前行乃越百餘

日判官龐籍以為言故降是詔

丙午以應書判拔萃科潞州司法參軍江休復為大理  
寺丞張伯玉林億閣詢並除兩使幕職官休復陳畱人

億開封人詢鳳翔人也 二月乙未已罷書判拔萃科不  
知江休復等何故猶以應科除

官按登科記云是年春詔今後更不置此科六月  
令已應科人不御試休復蓋是不御試徑除官者  
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  
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及武



舉人於崇政殿育所對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育爲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爲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爲校書郎知崑山縣方平宋城人紳晉江人育建安人也自秦悼王葬汝其後子孫從葬皆宦官典護又歲時上冢者不絕往來呼索擾州縣育前知襄城縣乃建言凡官所須必著實數毋容使者妄索若羊豕之類願悉出大官由是民省供費十七八宦官過者銜之或中夜扣縣門索牛駕車育拒不應異時宗子所過縱鷹犬暴民田入襄城輒相戒約毋敢縱者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民占田無紀歲久多侵越訟數十年不能決方平召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百一二方平悉收其餘以賦貧民自是無訟

壬子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三司於瀕河州縣置場羅麥先是京東旱麥不時種故也

癸丑詔尙書省官嘗厯知州而無贓私罪者今後並除左曹凡吏部戶部禮部爲左名曹司封司勳考功度支金部倉部祠部主客膳部爲左曹兵部刑部工部爲右名曹職方部駕庫部都官比部司門屯田虞部水部爲右曹

天禧二年十月可參考

甲寅詔待制以上歲遇乾元節已奏薦子弟恩澤其餘外任非益梓秦延并廣等六處毋得更有陳乞其再經郊禋欲以恩例奏異姓者聽之

乙卯中書言太常博士李柬之先於學士院試賜同進士出身館閣校勘詔除直集賢院知邢州柬之迪子也



天禧末迪罷相斥逐東之落職迪復相東之自陳於政  
府奏乞檢會乃有是命議者非之或曰迪與呂夷簡同  
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嘗有所規畫夷簡覺迪所  
能乃問其所親曰復古門下誰適與謀對以李無他客  
獨東之慮事過其父遠甚夷簡因謂迪曰東之才可用  
當付以事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是夷簡事公  
弗預知即具奏得請迪父子皆喜不悟夷簡陰奪其謀  
主也東之既受命居半歲迪果罷相此據龍川別志然  
除東之兩浙提刑於實錄及東之本傳皆不見歷兩浙  
提刑恐即是除直集賢院知邢州也觀夷簡正欲東之  
不在其父旁耳故起除直集賢院令出守而迪  
父子不悟恐別志誤記今略加刪削附見此事

是月開封府淄州言蝗

閏六月戊午朔詔天下有能告殺人者賞錢五萬 賜

杭州學田五頃

己未以東頭供奉官朱吉為內殿崇班左侍禁田繼永  
為西頭供奉官並與極邊差使初詔求嘗隸馬知節曹  
瑋麾下者以名聞至是得吉等拔用之朔麻景祐四年  
十月得殿直孫

皓實錄無  
之今不取

辛酉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編三館祕閣  
書籍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視之  
壬戌貸慶州蕃部米戶一斛 權停登萊二州科買上  
供物

甲子泗州言淮汴溢

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代部署司

嚴兵備之



己巳詔審官院自今川廣知縣毋得差有贓罪人江  
南東路今年夏稅聽民輸見錢以久雨害稼也常州  
言無錫縣大風發屋賜壓死者家三口以上錢三千不  
及者半之

庚午詔凡有營繕使臣人員工匠並量與支賜毋得輒  
求遷補黎州言邛部川蠻乞歲貢方物京師詔令五  
歲一人貢

壬申詔乾元節度僧道及賜紫衣師號皆以一百人為  
額仍令入內侍省置簿拘轄之徙益州路提點刑

獄司解舍於眉州

甲戌賜知泗州都官員外郎張夏敕書獎諭時雨彌月  
不止淮汴溢幾沒城夏親帥丁夫捍禦而城不壞民賴

以安故也尋遷夏司封員外郎

明年七月除江西漕

乙亥毀天下無名額寺院

辛巳詔比因饑饉民有雇鬻妻子及遺棄幼稚而為人  
收養者並聽從便

壬午罷後苑作所用玳瑁龜筒先是三司言後苑作市

龜筒玳瑁有逾期不輸者上曰前詔禁采龜筒安可復

市於民其罷勿市所造玳瑁器亦停從度支判官謝絳

之言也從絳言絳又言內藏庫歲受鑄錢百餘萬緡而

歲給左藏庫及三年一郊度歲出九十萬緡所餘無幾

請以天下所鑄錢盡入三司十年責以移用使聚穀實

邊而茶鹽香礬之利悉歸京師與夫滯積大盈利害遠

矣又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



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為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又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

甲申詔御試制科舉人自今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之時知制誥宋郊言賢良茂才等科上所親策乃與武舉人雜試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也宜如故事命有司設幄供飲膳斥武舉人就別館詔從郊請

乙酉前西京畱守推官歐陽修為鎮南節度掌書記館

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薦也修安福人歐陽公宋史作廬陵人其文亦

自稱廬陵歐陽修此作安福人非是詢之裔孫始錢惟演畱守西京修及

尹洙為官屬皆有時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遊飲無節

惟演去曙繼至數加戒敕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

萊公晚年之禍乎正以縱酒過度耳眾客皆唯唯修獨

起對曰以修聞之寇公之禍正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

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修洙得館

皆王曙所薦或稱責歐陽修乃王曾非也錢惟演以明道二年九月去西京曙即繼之曙尋拜樞密使景祐元年正月王曾始為畱守度其至時修已不在西京矣今從本傳然本傳曙既死是年九月洙初除館閣校勘蓋曙先薦之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十四終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arranged in a grid.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